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漱玉词注

[宋]李清照 著 陈祖美 注

稼轩词注

[宋]辛弃疾 著 邓红梅 薛祥生 注

山东出版集团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漱玉词注 稼轩词注 / 陈祖美注, 邓红梅、薛祥生
注.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4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ISBN 978-7-5333-2178-9

I. 漱… II. ①陈…②邓…③薛… III. ①宋词—
选集②宋词—注释 IV. 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6955 号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漱玉词注 [宋]李清照 著 陈祖美 注

稼轩词注 [宋]辛弃疾 著 邓红梅 薛祥生 注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 16

印 张 39.5

插 页 3

字 数 549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78—9

定 价 79.00 元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出版说明

齐鲁大地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数千年来,生长在这里的齐鲁人,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文明。首先是在中华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地位突出、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秦诸子,其中影响尤著者大部分生长于斯;其后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引领潮流、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他们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同时也留下了一大批千古流传、影响深远的文化典籍。将这些记录着他们的思想、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为一代代中国人所承继的典籍系统地予以整理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齐鲁文化的影响,提高其在当代人中的认知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弘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我们向读者推出了这套“齐鲁文化经典文库”。该书的出版系由山东出版集团组织,具体工作由齐鲁书社负责实施。

通过有关专家论证,确定本“文库”的收录范围是那些由齐鲁籍人士(或有一说为齐鲁籍人士)著述的、已经独立成册、在中华历史文化典籍中堪称经典的著作;对像荀子这样原籍虽非齐鲁,但其主要政治生活是在齐鲁地域、其形成影响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著述也产生在这里的个别作家,其经典著作也酌情收录。

收录的作品均采用现代标点本,除小说、戏曲之外,其余作品尽可能加以注释,而对先秦典籍则多数予以今译,以便于读者

的阅读和理解。所收部分校注本因问世较早,其中难免存有时代的痕迹,诸如高亨先生的《周易大传今注》,陆侃如、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等,但这些著作是世人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注本,仍需得到我们的尊重。

对经典著述的整理出版绝非一日之功,因此,本“文库”在最初集中推出一批后,未出品种将陆续整理出版,谨此说明。

齐鲁书社

2009年3月

漱玉词注

[宋] 李清照 著

陈祖美 注

前言

李清照自幼生长在一个祸福相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之中,她的后半生更是一直在兵燹战乱中颠沛流离。她的著作与她家珍贵而丰赡的文物收藏相类似,几乎丧失殆尽。现存的《李清照集》及其生平资料则是后人多方搜罗裒辑而成的。其间,不啻过程漫长,更不知有几多专家学者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和才情睿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清照研究由筚路蓝缕,日渐走上了一种目不暇给、应接不暇的“山阴”佳境。

譬如,近三四十年以来,李清照研究持续升温,不断开拓和深入。众人拾柴火焰高,从而填补和解决了李清照生平及作品中的一些不应有的空阙和迄未破解的难题。当然,在这些继往开来的学术成果中,我本人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业余作家,也曾进行了不懈努力,接连出版了七种有关编著,论文和其他书面文字及口头讲解,一时难以确切数计。所以这里再次奉献给读者的是以往成果的提取和结晶,尽量不赘述探求过程。以下仅从两方面简而言之。

生平分期

李清照(1083~约1155),自号易安居士,亦署作易安室。“易安”系取义于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她之所以在二十五六岁时始用此号,当受到有通家之谊、晚号归来子晁补之的影响。关于李清照的籍贯,确切的写法应是:宋齐州章丘(今属山东济南)人。她出生于诗书官宦家。祖父佚名,父亲名格非,字文叔,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曾为郓州(今属山东)教授等,官至礼部员外郎。《宋史·李格非传》说他博学多才,廉洁奉公,是一位俊迈出众的人物。李格非以文

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在北宋末年新旧党争中,因站在苏轼一边而被诬为“元祐奸党”,相继被外放、罢官,卒于故里。平生著作甚丰,现已大都散失,文只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诗只有三首完篇和一二断句留存至今。

关于李格非之妻,有二说。一是《宋史》本传所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二是根据宋朝庄绰《鸡肋编》卷中和宋神宗元丰宰相王珪之“神道碑”记载,王珪的长女嫁李格非且早卒。至于李清照之生母,上述二说不能并存,她当是王珪的外孙女,王拱辰的孙女是她的继母,李远当是她的异母小弟。

对于李清照的生平,只有《宋史·李格非传》“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极为简略的记载。根据对其他有关载籍的研究分析可知:她襁褓丧母后,在原籍生活到约十五六岁时,来到了汴京(今河南开封)父亲身边。十九岁时与二十一岁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夫妻,一度生活很美满。不久其父被诬为“奸党”,她受到株连,不得居京而回归原籍。在她重返汴京不久,赵挺之被罢相病卒。李清照随赵家屏居青州(今属山东)十年。在这里夫妇猜书斗茶,花前月下,相从赋诗。两人共治金石之学,她又独撰《词论》之文,伉俪之谐古今罕见。此后赵明诚连任莱、淄(今均属山东)知州。1126年冬“靖康之变”,翌年春赵明诚赴江宁(今属南京)奔母丧,不久北宋灭亡。是年8月,赵明诚出任江宁知府,年底青州兵变,赵家十余间房屋所贮书画文物被焚,李清照由青州逃往江宁。起初她尚有雪天顶笠披蓑,循城远览寻诗之雅兴。一年后赵明诚因所谓“缙城宵遁”,即临乱逃脱被罢官,夫妻离开江宁,辗转于今之苏、皖、赣等地,曾在池阳(今安徽贵池)安家。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夏,赵明诚奉旨知湖州(今属浙江),由于冒暑骑马奔驰赴行在建康(今南京)领旨,途中染疾,于同年8月病卒。金兵加紧进逼,时局十分危急。在李清照走投无路时被人秘密弹劾,传言赵明诚曾以玉壶投献金人,贿赂通敌,即所谓“玉壶颁金”之诬。这使得李清照非常惊惶,就想把家中的铜器进献朝廷以资湔雪。于是她就沿着宋

高宗逃跑的路线,在两浙追赶。几次扑空后,曾寓居越州(今浙江绍兴)。在这里被穴壁盗去文物五竹箱。宋绍兴二年(1132)定居杭州,又在重病中被张汝舟骗婚。由于此人靠谎报举数取得官职,李清照告发了他,并与之离异(关于李清照再嫁之事,在宋代有多种确凿记载,到明代出现了为之辩诬之说,认为她绝无再嫁之事,对此至今仍有不同看法)。再嫁风波稍有平息,李清照就着手整理赵明诚的未竟之著《金石录》,并为之作序,是为《〈金石录〉后序》。紧接着金、齐合兵犯杭州,她逃往金华(今属浙江)避难。约半年后,又发生了诏令其缴进《哲宗皇帝实录》之事。不久她便返回杭州,直至去世。

根据李清照的上述简历,本书将其生平和词作的时空归属,将沿用已久的“前、后二期”说,改为“早、中、晚三期”说。具体划分为:

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亦即从李清照出生之年,至十五六岁自原籍诣汴京待字。结婚仅一年多,因受党争株连,李清照一度被迫回归原籍。返回汴京不久,到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开始屏居青州之年止,共二十四年,是为前期,亦可称为“齐、汴青春期”。

中期,亦可称为“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宋大观二年(1108)到末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丈夫去世前),李清照二十六岁至四十七岁,共二十一年。

从宋建炎四年(1130)到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李清照四十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前后的谢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是为晚境。这期间李清照曾流寓江浙,居于绍兴、杭州、金华。

这一“三期说”,虽然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弥补了“二期说”的诸多不足,是笔者注解《漱玉词》的基础,也是体现和贯穿本书新貌的重要方面。

词作评解

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载录李清照词47首。本书所收也是47首,其中45首与唐本相同,只有四首不同。四首中的《新荷叶》一首是在

唐编出版和重印后,由孔凡礼先生补辑的,自然不见于1965年出版的《全宋词》;而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四章所收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一首,唐先生认为不是李清照所作。本书则视此二词均为李作加以收录。而对《全宋词》所收的《怨王孙》(帝里春晓)和《浣溪沙》(绣面芙蓉)二首,笔者则认为并非李清照所作,未予收载。

本书对所收47首词,不仅进行了前人和他人未曾有过的编年、一一按自己所厘定的写作顺序排列,并依其题材和题旨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豪迈倜傥的风物词。这又可分为秋景词如《双调忆王孙》(湖上风来)(此首调名原被误作《怨王孙》)和《如梦令》(尝记溪亭日暮)。此类词现存虽只有这么两首,但却为作者赢得了“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和“独树一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的称誉,其所显示的豪迈风格为“雌了男儿”的北宋主流词坛吹进了一股清风,令人耳目一新。

二、娇嗔优雅的闺情词。这类词约占现存《漱玉词》近半数,其中包括作者待字期间所写的四首《浣溪沙》、一首《点绛唇》(蹴罢秋千)和另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首蕴含着惜春意绪的小令及其名句“绿肥红瘦”,既使“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五四),也令后世激赏不已。关于此词值得注意和再思的是,有学者认为“卷帘人”是指作者的丈夫,“词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李清照结婚前后的闺情词多以好花、皎月自况,如《渔家傲》(雪里已知)、《庆清朝》、《鹧鸪天》(暗淡轻黄);新婚之际所写则多是以簪花、并蒂相娱的伉俪词如《减字木兰花》、《瑞鹧鸪》等。

三、传写心曲的身世词。鉴于李清照的一生饱尝人间甘苦,那么其身世词本应包括“欢愉之词”和“悲苦之词”两部分,前者已见于上述闺情词之中,这里只就“悲苦之词”而言。这类词不仅所占比重大,而且名篇多,如《一剪梅》、《醉花阴》、《凤凰台上忆吹箫》、《念奴娇》、《声声慢》、《渔家傲》(天接云涛)等等。其词旨以往多被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前者就被认

为是：“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题名元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这是一种附会之说。事实并非是赵明诚新婚不久即离京远出读书，他婚后仍在太学做学生。毕业后凭借特权，在朝廷担任了清要之职——鸿胪少卿。这有当时赵明诚的手迹为证，被迫离开汴京返回原籍的是作为“奸党”子女的李清照。所以《漱玉词》中，那些字面上表达伉俪睽违而又悲苦无似的离情词，大都产生于这一政治历史背景之下。《一剪梅》下片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正说明作者的愁苦不打一处来。党争时松时紧，李清照随之时居汴京，时归原籍，仿佛是在变化无常的政争中“打秋千”。她于宋崇宁三四年（1104~1105）间所作《行香子》词中的“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当不单纯是修辞学上的一语双关，而是崇宁年间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与“七夕”期间晴雨变化无常的妙合。再如《玉楼春》的“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意即词人对红梅说：要来饮酒就快来啊，说不定明早风一起，你我都要遭殃。所以这类词的题旨是，在对“牛女”、红梅命运的关注中，寄寓了作者朝不保夕的身世之叹。《醉花阴》是这类词中的代表作。此词结拍的“似”，他本多作“比”，此处之所以取“似”，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现存李清照词最早而又较好的版本《乐府雅词》卷下作“似”、元代以前的记载征引此词时亦作“似”；第二，“比”字虽更进一层，但所谓黄花比瘦并非比程度，而是一种“类比”，即作者担心，离愁之于人，犹如风霜对黄花的侵袭，伉俪睽违给主人公带来的体损神伤，就像东篱初开的黄花将在肃杀的秋风中枯萎一样。这样一来，作者所要表达的身世之感与悲秋、离愁的题面，既浑然划一，不露痕迹，又不落窠臼，具有新意。

在身世词中，有几首的基调格外悲苦，比如《凤凰台上忆吹箫》的“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和《蝶恋花》的“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等等，仿佛有一种难言之隐，其中《声声慢》一词更使人感到悲苦至极。此词中的“晓来风急”，今本多误作“晚来风急”，词旨也被误解为表达丧夫之悲和亡国之痛。实际此词应作于北宋末

年,词旨正如梁启超在《艺衡馆词选》的批语中所云:“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晓来风急”一句中隐含着《诗经·终风》的旨意,词人借以诉说自己也像春秋时卫庄姜一样,有着难言的“被疏无嗣”的苦衷。她若有所失地寻觅和等待的是良人——丈夫。

四、格调凄凉的晚境词。李清照个人命运的分野,主要不是1127年北宋的灭亡,而是三年后赵明诚的去世。这以后词的格调和内容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渔家傲·记梦》体现了词风的转变,作者以浪漫的笔法抒发奇志壮采、诉说走投无路的苦闷和以“三山”为双关语表达对仙境(实际是人间乐土)的向往。内容的显著变化除写了《南歌子》、《孤雁儿》等悼亡词和表达嫠妇心态的《武陵春》等词以外,主要地表现在作者把属于个人的感情逐步扩大和转移到对江山社稷的关注上,《永遇乐·元宵》词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在古代,对《漱玉词》的评价曾有霄壤之别。褒美者云“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萍洲可谈》卷中)、“小词多脍炙人口”等等;憎之者可以王灼为代表,他在《碧鸡漫志》卷二中说,李清照的词比历来被看做“侧词艳曲”者更不可取。与这两种较极端的看法不同的是李调元的见解:“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雨村词话》卷三)这是说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不在秦观、黄庭坚之下。它的凝练超出吴文英,它的清丽可与周邦彦的《片玉词》媲美。她不仅在女子中首屈一指,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堂堂的男子汉。这一见解代表了历代绝大多数对《漱玉词》的中肯评价。

与词创作密不可分的是,李清照还写过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词论》。此篇原题无考。目前所见第一位著录此文的是南宋胡仔,其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中引及此文时,称“李易安评”,未提引自何处,且似节录,疑非完篇,《词论》之名系后人所谓。因在《词论》现存文字中,未曾涉及南宋词坛,所以此文该是南渡前所作。这篇只有五

百六十来字的短文,扼要地论述了词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为区分诗词之别立下了界石,特别强调了词之为体的合乐特点和文学上的要求,是一篇极富独创性的词学专论,在词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上述文字,作为《〈漱玉词〉注》一书前言之正题,洵可告一段落。而笔者多年来对于解读《漱玉词》所积累的若干卮见,多数虽已贯穿于对每一首词的注释之中,但是还有几个问题,似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

首先,解读或欣赏《漱玉词》,应特别关注作者在她的《词论》中,为诗、词之间别出心裁地划界。笔者看来,词学不仅是文学的一大分支,它本身更是音乐、史学、文化学联姻的产物,其内容极为广泛、复杂而又严密。研究或欣赏《漱玉词》,既要在这一认知前提下进行,同时也应留意人们对于词之为体的体性把握。对此,有的说它“虽小却好,虽好却小”,还有的说它“上不似诗,下不似曲”等等,其中以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最为得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语出《楚辞·九歌·湘君》。“眇”与“妙”同,“要眇”是美好的样子。“宜修”指扮相更好。如果说男性词人笔下的作品已臻于“要眇宜修”,那么《漱玉词》的“相貌”那就更加楚楚动人了。在此,笔者更想说的是,解读《漱玉词》,既不能离开女性视角,更要把握住一个具有深湛学养的女词人话语权的独特性。否则对她传写心曲词作的理解,不是出现南辕北辙之误,就是人云亦云,毫无新意。

其次,在诗与词体性的千差万别之中,人们往往看不到二者在用韵方面的夔异其趣,比如隋至唐作诗是使用隋朝编定的《切韵》,至宋初即改用《广韵》。李清照作诗则用她那个时期官颁的《礼部韵略》(简称《礼韵》)。而唐宋时填词并无现成词韵书籍可用。有人说他(她)们用的是诗韵,其实恐非如此。比如《漱玉词》中的《小重山》之首句“春到长门春草青”,首韵是“青”字,以下分别是:匀、尘、春、门、昏、君。“青”与“匀”、“尘”等相押,既不能视为出韵,这也不是当时的诗韵所允许的。再如《声

《声声慢》其韵脚从“戚戚”、“将息”到“了得”，同样“戚”、“息”与“得”相押也不能视为出韵。因为在当时的河、洛一带，“得”字不读[dé]而读[dī]，据说现在的章丘话仍然读[dī]。此二例足以说明，词韵不同于诗韵，它用的是当时的普通话（被称为通调），因为词本来就是通俗歌曲嘛！

第三，现存《漱玉词》所用的词调不多，只是《全宋词》所用354调中的35调，但是它的调式变化却颇为多样，诸如《双调忆王孙》（以往一直被误为《怨王孙》）、《减字木兰花》、《摊破浣溪沙》、《转调满庭芳》、《添字丑奴儿》，其中“双调”、“减字”、“摊破”、“转调”、“添字”等等，这些词学家族中的概念术语均有特定内涵，不可掉以轻心。比如《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按照“转调”的定义是由平韵转仄韵。而对比她的《满庭芳》（小阁藏春）来看，二者均为平韵，又为何称为“转调”呢？答案中一说是：如果“小阁藏春”属宫调，即么“芳草池塘”则转为商调，故称《转调满庭芳》！敢问诸位专家、读者，此说成立吗？

第四，平心而论，笔者对《声声慢》的研究，从灵感发现到步步深入，直到达到现在的状况，可以说花费过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提出了有相当依据的一系列新见解，比如认定该词作于中前期，而不是一直被公认的后期之作，词旨不是所谓国破家亡，而是“婕妤”之叹或“庄姜”之悲。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发现是词中关于梧桐的意象，在古代典籍中，“梧桐半死”是指丧偶而言，但是在《声声慢》中，还只是“梧桐更兼细雨”，这意味着丈夫健在，女主人公还在“寻觅”和等待着良人的归来……所有这一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同，这当然是笔者所希望的，而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样一件事：

在《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有一篇题为《辛弃疾对李清照〈词论〉声韵的继承与创新》的署名文章。笔者曾一再拜读过此文，还同这位远道而来的作者，就唐宋词的声韵问题进行过反复交谈，其中与李清照《声声慢》有关的话题大致是——被《词论》作者讥为“句读不葺之诗”的苏轼词，之所以在“南渡”后得以风行，主要不在于其文意中有什么所谓时代内容，而是因为词乐发生了变化：唐宋以来用燕

(宴)乐,至谙悉音乐的宋仁宗、神宗、徽宗时,改燕乐为雅乐,所以沿用燕乐的苏词便不那么时兴。“南渡”后,又由雅乐改为燕乐,苏词得以振兴。而辛弃疾所承续的则是其乡贤李清照,在词的声韵方面谈不上所谓苏辛派。李清照的《声声慢》是在雅乐背景下创造的,所以不可能是她“南渡”后国破家亡的产物,而应写于其生平的中前期,是为了唱给赵明诚听的。这一系列见解,竟与笔者多年前对于梧桐细雨《声声慢》的体外解读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对于《漱玉词》的解读,既要关注笔者以往所坚守的女性视角,以及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所进行的所谓词体以外的审视;又应从音律、词律等方面加以“体内”解读,力戒畸轻畸重,双方彼此尊重,从而使包括注解《漱玉词》在内的整个词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完美的境界。

陈祖美

2008年11月30日于北京匆草

